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鐵笛子 四十、深宵翔鐵羽 雪夜見飛星

三人二次上路，低聲暢談經過，才知少年女俠名叫晏文嬰，竟是乃師天山鷹的嫡姪女，從小便被天山鷹一位好友抱去撫養，也是一位前輩高人，因有一事與天山鷹爭執，一怒而去，性又偏激，已有多年不曾來往，晏文嬰也不知道這位成名多年的前輩女俠天山鷹是她大姨。直到去年冬天，乃師病重將死，奉了遺命前往投奔，方始得知底細。天山鷹見她美慧膽勇，年才二十來歲，業已盡得師傅，練就過人神力，又帶來昔年乃師取走的一對大仙人掌，老年人本就憐愛徒輩，何況這等美質，越看越愛，便將她留在山中住了半年多，指點武功之外，並告以閩中七弟兄的名姓住處、年貌本領，又將所剩海蛟皮做了一身衣服面具，令往會合。

文嬰年輕好勝，先在西北諸省業已訪問出老、小鐵笛子的英名，心生羨慕。先聽說人在山東救災，便尋了來。中途忽又聽說兩次災荒均已平息，那假裝富商的七位大俠業已回轉甘肅，天山鷹原令去往閩中相待，見面之後再同出外行道，一則急於相見，又想先立一點善功再去，以免因人成事，顯不出她的長處，聽說人在山東便趕了去，不料繞了一大圈仍要回轉，仗著服裝面具均與二人相同，下山以前早得天山鷹指教，盡知七俠弟兄的隱語信號，還得了一面竹牌信符，所以探詢蹤跡以及途中扶危濟困、應敵除害到處都有幫助。

初意鐵、南二人是齊全、玄英門下，最想見面的也是這兩兄妹，誰知趕到閩中新桃源一看，七俠連所交幾個好發，除鐵、南二人外都在那裡，互一請問，才知二人還在山東未回，業已命人前往送信，尚無回音。總算南曼的師姊崔真和另一女俠也在那裡，說明來歷，自然親如一家。

初去時眾人不知她的深淺，平日又未聽說，人更長得秀美溫柔，相聚雖歡，有許多事均未告知。直到第三日，文嬰看出眾人面上時現愁容，想起來時山口外面的防守人戒備森嚴，盤問仔細，如臨大敵情景，與大姨所說不符。

山裡的人偏又如此安樂，好生不解，忍不住取出竹牌信符暗向崔真探詢，才知自從小鐵笛子接了第一個師父的英名，七小兄妹結盟訂約之後，往來江湖，到處除暴安良，救濟貧苦，雖只十來年光陰，救人固是不計其數，強仇大敵也有不少。

七俠因新桃源是所救苦人的桃源樂土，近年為喜當地山清水秀，土地肥美，可開墾之處甚多，也搬了來。後見山口一帶掩飾防禦雖然極好，事情到底難料，自己在家還好，偏要常時出外救人，萬一適逢其會，為首諸俠全部因事離開，強敵恰巧乘虛而入，只管山中之人武勇多力，遇到真正兇險的人物仍是可慮。

為此行蹤十分隱秘，一連好幾年過去，休說敵人不知底細，因近山一帶的土人全都受過周濟，裡外一體，外來的人不入境便被設詞想法引走擋退，新桃源山口從無外人足跡。本來相安無事，到了當年，不知怎的竟被幾個最兇惡的對頭探明虛實，並還把所有強敵結成一體，準備明年新春入山洗劫，不問七俠是否在家，見人就殺，雞犬不留，打算先出一口惡氣再說。

這班強敵十九敗軍之將，本來不在山中諸俠心上，只為群賊自知難於取勝，到處約人相助，竟將天山鷹昔年的幾個大對頭、業已知難而退洗手多年的兇人激將出來。山中諸俠得信以後，想起昔年下山時師長警告之言，以及眾敵的厲害，鐵、南二俠偏又不在山中，心生愁慮。

又不願去約外人相助，再說真要勝過那幾個兇人的也是極少，事情只隔一個多月便要應驗，山中人民難免傷亡，仇敵再如提前發動更是討厭，因此十分愁慮。文嬰一則急於要與鐵、南二俠相見，與之合力完成師命，又聽眾人口氣，鐵、南二位行蹤無定，分手時曾有明春三月回山之言，山東的事已完，恐其他往，為日無多，去的人不知能否尋到，意欲分人往尋，又恐山中人更單，甚是為難，自己又聽眾談論，想起一事正在山東濟南境內，恰巧一舉三便，便向眾人請命，孤身一人連夜趕來。

文嬰仗著一身輕功，雖然晚走了幾天，反搶在先去那人的前面，只是人未尋到，後才探出鐵、南二人雖在濟南，住處無定，容易發現蹤跡，待要現身相見，忽然發現二人也得了信息，已定三日之後回轉，並在無意之中看破賊黨陰謀，於是想好主意，日常尾隨在南曼身後。

本準備三日之後賊黨如不發難，再與二人相見，第三夜南曼便暗中暗算。將人救出之後，因在事前早有打算，非但看破陰謀，並還遇到一位異人暗中相助，解下好些難題，等到把人引往大王墳，立照預計行事，並將沿途窺探的村童遣散，以免賊黨歸途看破，將來受他的害。

一切停當，最厲害的一個敵人佟金海也自趕到。因在昨夜連受文嬰愚弄，兩次撲空，走了不少冤枉路，次日一早剛和同黨分手，想回千佛山看望，便遇姚、白二賊派人求援，說影無雙共是兩個，現已對面，約在大王墳決一勝負，才知白忙了一夜。先想趕回，二次約那新來能手相助，一則相隔已遠，又聽來人說敵人早已前往相待，事情緊急，再拿話一激，佟賊年還不到五十，力大無窮，洗手之時只有二十多歲。

每一起昔年丟人之事便切齒痛恨，素性剛暴，哪經得去的人一激，好在所用鐵板劍雖然重大，外有兩層皮布套，誰也看不出那是兵器，人又生得高大，不用時又可折疊，圍在胸前，外罩一件寬大皮袍，可以遮掩，近三數日從未離身。聽完大怒，便令那人代請所約幫手匆匆趕來。剛到林內，甩脫長衣，將鐵板劍抖直，一聲怒吼，縱往場內，一條黑影已和箭一般凌空飛墜，如非天生神力，眼急手快，敵人上來這一擊便禁不住。

先雖覺著來敵不是尋常，仍未放在心上，剛將手中兵器朝那兩團銀光、一條黑影猛力擋將上去，方想這斷找死，我這一下少說也有七成力，無論掃中哪裡，都是筋斷骨折，否則也非連人打飛不可。哪知心念微動，只一眨眼之間，瑣瑣兩聲連響過處，火星如雨，四下激射，敵人受這一擋之勢雖連身也未落地便倒縱出去，輕輕落在地上，真力卻不在他以下，又是凌空下擊，加了斤兩，雙方勢子都是又猛又急，當時覺著兩膀發酸，連虎口也被震痛。

再看敵人手持一雙形如人手的奇怪兵器，打扮和影無雙一般無二，起初當他至多兩人，不料又多出了一個，看對方雙掌交叉，輕盈盈立在對面，神態安詳，若無其事光景，自己兩柄鐵劍乃純鋼打就的兵器，又厚又重，一柄已被敵人兵器打碎了拇指大小兩塊，左手一柄竟連劍刀鋒口也被打缺了半寸來深一小條，才知遇見勁敵，果非易與，不禁大驚，急怒交加中一聲厲吼，二次殺上前去。

文嬰來時早有主意，知道昨日新來的那個賊黨尤為厲害，另外還有一種原因，不願將其殺死。一看天已不早，群賊均被制服，佟賊更是情急拼命，死不肯退，正在為難，忽然想起一計，一面止住鐵笛子不令相助，一面把佟賊引往遠處。佟賊自知不能取勝，反倒激發凶野之性，打算拼命。文嬰百忙中看出後面無人跟來，心想這斷真個不知進退，好歹也要給你吃點苦頭才罷，一面施展輕功，故意引逗，一面看準形勢，乘著佟賊瘋一般橫轉劍刀攔腰斃來，身往樹後一閃，揚手就是一枝小鋼梭，正打在佟賊手背之上，然後低聲喝令逃走，並還說了幾句。

佟賊先還不服，無奈一手已傷，又聽對方這等說法，不禁怒火盡消，反以好言求告，請為隱瞞。

文嬰又說了兩句，佟賊立即狂奔而去，臨行回顧說：「昨日所約能手就要尋來。」

話未說完，文嬰笑答：「我都知道，此賊讓他自投羅網，你如再與相見，你那件事我便不管了，還不快走！」佟賊只得把腳一頓，如飛馳去。

文嬰看他走遠，看了看地下腳印和往來道路，先往林內穿上外衣，摘下面具，遙聞二人呼喊，恐被另一強敵掩來聽去，此時還不到除他的時候，許多顧慮，再說事情也非常容易，勝敗難料，忙即趕回原處，將鐵、南二人喊住，一同上路。二人聽完大意，佟金海竟似文嬰故意放走，好生奇怪。

天已黑了下來，南曼口快心直，向其探詢，文嬰答了兩句，笑道：「此賊雖極兇暴，但有許多長處，方才所說還有許多要緊的話，和我路上所遇那位異人所說尚未談到。敵人實在厲害，我們雖已改裝，不會被人看出，到底小心為上，最好回山再說。否則，也等到了前途山野之中，尋好住處，仔細商談。我有一件為難之事也想請教呢。」

鐵、南二人見晏文嬰現出本來面目之後，比起前兩次相遇還要顯得親熱，暗影中雖看不清她面貌，但那談吐丰神無不好到極點，一口川音更如嬌鳥鳴春，好聽已極，與尋常川中土音迥乎不同，處處顯得溫柔爽朗，由不得使人生出親切之感。加上師門淵源，都當她同胞小妹一樣看待。

鐵笛子更是心細，早就聽出還有難言之隱，不便出口，否則終金海本領雖高，動手時曾經眼見，以文嬰的功力，縱不手到成功，至多費上點事也必將其打倒。何況初上場時突然飛墜，凌空一擊，兩下用力均猛，就這一個照面強弱已分，可是雙方拼鬥了一陣，乒乒乓乓打得雖極猛烈熱鬧，始終旗鼓相當，也未見她用什殺手，對方卻是情急拼命，暴跳如雷，她只從容應付，極少反攻，彷彿開頭一擊使對方知道厲害便罷，更不趕盡殺絕。

姚、白二老賊一敗，立將敵人引開，並還不讓別人上前相助，越打越遠，終於聲影皆無。後來往尋，又在林中發現血跡，便她自己說打傷敵手，將其放走。這類強仇大敵照例不能並立，業已穩佔上風，怎又將其放走，實出情理之外，斷定其中必有原因。所說途遇異人也不知是誰，只管一見投機，又是自己人，到底初次相遇，恐內有文章。

賊黨人多勢盛，還有兩個能手不曾出面，須防無意之中露了形跡。現當山中多事之秋，全都忙著回去，果然不應多生枝節，聞言點頭笑諾，並將南曼止住，不令多問。

文嬰本意身邊帶有乾糧，最好照著日前來路由山野雪地之中連夜趕走，蹤跡越隱秘越好。鐵笛子聽她口氣甚是謹秘，惟恐被人看出。

本領這高的人如此顧慮，越料不是尋常，或是有事情恐被賊黨看破，笑說：「這倒無須。文妹每次出手均和我們一樣裝束，戴有面具，人又生得如此秀氣，加以初來濟南才只數日，便我二人在山東一兩年，從未露出本相，賊黨便是和你對面也看不出。文妹再不放心，我們身邊帶有易容丸，形貌當時可以改變。」

「至於今夜食宿之處更不相干，因我二人來此日久，為了救災，多麼荒僻之處也都走遍，地理最熟，而這沿途村民非但窮苦百姓均是我們好友，便那明白一點的富戶，也有不少感化過來，無論何處均可投宿，只把事前約定的暗號和這一身裡衣稍微露出，非但當我親人看待，真要有什麼急事，並出全力相助，多麼兇險他們也都不怕。」

「這樣寒天，就是我們不怕路險，宿在山洞野地裡面終有許多不便。黑雕已往前途六十里外相候，當地是一小鄉村，今夜就在那裡住下，談上一陣，各自安眠，反正要睡，由此去往間中相隔又遠，前途難免有事，早晚一樣是走，勞苦我們不怕，何必無故自找苦吃呢？」

南曼也接口道：「此言有理，近來實在天冷，途中再要遇見大風，走起路來更是吃力。我們因要起身，有許多事想要趕完，已忙了四五天，就這樣到處托人還不十分放心，打算山中事完再來查看一次。文妹下山不久，不知明日那條山路如何難走，不養好精神，就有一身功夫也是討厭。」

「以我之見，這等冰天雪地深夜飛馳遇上人反易使其驚疑，這類事我們常時遇見，不足為奇。此時歸心如箭，無事最好，真有強敵為難，索性順手除去，反倒省事。我們還是大大方方照常上路，誰還怕他不成？」

文嬰一直都似尋思靜聽，一言不發，聽完二人的話，又走了一段，方始從容笑道：「小妹真個糊塗，忘了二位兄姊在此時久，到處都有朋友，又只想到自身的事，不願被人認出，忘了鐵師兄身邊帶有齊伯父的易容丸，老少美醜均可由心改變，也許二位兄姊此時均非本來面目都不一定。」

「一心老想趕出離此百餘里的三陽崗，過了孫莊再作打算，非但忘了這條路冰雪太深，險滑難行，連二位兄姊這幾日來日夜奔馳、難得休息均都不曾想到，這樣再好沒有。小妹這里路徑不熟，原是一路探詢而來，為防人知，本就繞了不少的路，此時回去當然越快越好，底下聽鐵師兄作主，只將先說孫莊避過，不讓人發現小妹，以後便無事了。」

鐵、南二人才知文嬰前途尚有顧忌，但與自己無關，暗忖：她所說兩處，一處陀陀起伏，春夏之交林深草密，以前常有強人出沒，去年救災時得到信息，正要抽空尋去為民除害，尋到當地一看，並未發現賊巢，只在山溝盡頭淺坡竹林之中藏有一座古廟，外表殘破不堪，打掃卻極乾淨，一點不像賊黨巢穴，內裡只有兩個老態龍鍾的老尼姑，年已七八十歲，一個還是殘廢，另一個又是聾子，生活十分清苦。初見面時並將來人誤當強盜，自己也就將計就計設詞探詢，得知賊黨盤踞之地尚在前山一帶，形蹤飄忽，並不一定。

上月不知何故，自將所居一所房舍拆光，全數走去，曾往廟中來過兩次，知她師徒年老窮苦，勉強種著幾畝山田，不夠吃的，非但不曾侵害，反周濟過兩次，自己先看對方神氣不像盜黨，又因賊黨全都騎馬，那廟附近不見絲毫痕跡，來路山口零零星星發現的馬糞均已乾透，所說不似虛假，又向附近山村中探詢，均說這兩個老尼姑還是好幾年前有人入山斫柴，途中相遇，路都走不大動。

以後山口一帶有賊，無人敢於深入，也未見他出來。上月強人走後，忽然有人見她師徒互相扶持，似由孫莊那面鎮集上買了一點油鹽，緩步走回，年老力衰，看去十分可憐，只當賊黨已走，也就不再理會。

孫莊偏在當地西南，相隔只有六七里，是個聚族而居的大姓，全莊人了不少，擁有大片山田土地，自家築有一圈小城堡，離莊半里便是鎮集，居民都是他們同族，人多習武。莊主孫尚友慷慨好交，人還規矩，全莊並無大富，但都豐衣足食，莊主便是族長，平日公平交易，不受人欺，也不欺人，遠近各村都喜到他鎮上交易。

自己先覺所聞可疑，誤認是個隱蔽本相的土豪惡霸，為了救災，欲往借糧，到後一看，才知主人連同族中少年均曾得過高明傳授。孫尚友之父年已八旬，更是一位退隱多年的名武師，人頗正直，父子二人在全族中輩分最高，又善管理，綠林中人俱都不敢正眼相看。

他和三陽圍那班賊黨雖是各不相犯，平日防備甚嚴。老頭子自從昔年退隱回鄉，便打著均富的主意，立有許多規條，獎勵農商，自耕的田不許私相傳授，又開闢出不少荒地，所以人們日子越過越好。雖然家家小康，內中兩家頗有積蓄，但是全莊不問男女老少，都能吃苦耐勞，極少一人坐吃。

平日義氣，又肯濟困扶危，這等難得的人家實在不願擾他，當時悄然而去，對方也未警覺。後來想起這兩處地方都有可疑之處，為了事忙，無暇及此，加以賊黨已去，一直不曾再來。孫尚友之父雖有可疑，真名也必隱去，就算以前有什惡跡，業已洗手多年，不應再究既往。當此朝代，像他這樣明白事理的人家已是少見，既不打算驚擾，何必多生枝節？事隔一年，早已不在心上，沒想到文嬰忽然提起，並還十分注重，打算避道而行。

此女從小便是孤兒，據她所說以前隨師學藝，不曾遠出十里之處，直到去冬師父死後方來尋她大姨，山東更是連來帶去不滿半月，如何會與這兩處可疑之地有了關係？越想越覺奇怪，見南曼兩次探詢，文嬰均用言語岔開，笑說：「南妹，此時何必多言，前途再談不是一樣？」

文嬰方答：「師兄、南妹不必多疑，早晚總會知道。」

猛瞥見前面荒野中有火星一閃，相隔約在十丈以外，文嬰忙即低囑禁聲，跟著把手一比，想要跟蹤掩去。

南曼低聲說道：「文妹，休看你本領高強，到底年輕，初涉江湖，你看這裡遍地冰雪寒林，地形險惡，景物荒涼，未了這一段連個人家俱都沒有，你說那三陽崗地方甚大，有一土溝人口便與附近大林坡相通，我們前月未落雪以前曾經來過，休說天已二更左

右，便是未下雪時，太陽只一偏西便不見有人影，此時如何會有火光？」

話未說完，遙望前途寒林掩映中又有火星連閃兩閃，宛如飛星過渡，端的快極。

當日天氣雖好，因在十月底邊，上面雖滿天寒星，下餘卻是一片漆黑，全仗雪光反映，三人又是練就目力才能辨路。這時西北風一陣緊似一陣，天氣也越發酷寒，有時一陣朔風過處，吹得沿途綴滿冰雪的寒林蕭瑟亂響，宛如繁金碎玉交鳴如潮。因未戴有面具，只管功力深厚，那被西北風捲來的殘冰碎雪做一大蓬撲向臉上，照樣也是冷得難耐。

如換常人，此時此地早已凍僵倒地，哪裡還能衝風急馳？只為少年好勝，當著初見的人誰都不肯說出一個冷字。地面崎嶇不平，險滑已極，上來又是越野而行，鐵、南二人以前雖曾往來幾次，那條道路已被積雪掩蔽，先是有心避開，後是看不出來，文嬰更是路生，心中有事，只想避人，專選林木較稀之處穿過，迎風說笑，均未想到走上以往往來那條道路走起來方便得多。

及至火光初現，還未覺得那是道路，等到未了兩次發現，方始看出那團火光貼著地面三四尺凌空而駛，其急如飛，晃眼便由側面做一弧形繞向前面，比三人要快得多。心想：憑我們的腳程輕功常人決追不上，就說冰雪崎嶇，迎風而進，又在互相說笑，遇到風力太大，內中夾著大量冰雪，逼得人氣喘不轉還要側身倒立，風過再走，或是背風倒退而行，比起平日也慢得多，此人和我差不多同一方向，也不應在我們稍一停立觀望之際便被搶向前面。如是仇敵，決非弱者，單運輕功先就比他不過，這高本領的人，下山以來還是第一次遇到，豈非奇事？

正低聲談論間，前途火光又現，相隔雖遠一些，卻比先前慢了不少。鐵笛子首先醒悟，忙即低喝：「此人可疑，並且還是兩個，我已想起他所行之處乃是一條坡道，我們由斜裡穿過只十餘丈便可走上平地。昔年由華家嶺起身時曾見人腳踏雪裡快，坐了雪橇滑雪而馳，真個比飛還快。

「你看先那一點火光宛如流星過渡，快得出奇，此人腳下定必踏有雪具，半夜三更，飛馳在冰雪山野之中，就非仇敵也非常人。既然相遇，我們沿途說笑，他在後面，下風聽去難免警覺，前途不遠往左一轉便是我所說小村，黑雕就在當地隱藏，必已先到，我們逆風而行，冷還好受，隨風而來的冰雪卻真討厭，快將面具套上，索性追將上去，就是未穿雪具，沒有他快，走上人行道路也好得多。」

文嬰聞言，方一遲疑，遙望前途果是兩點火星，業已會合，彷彿一個正在前途相待，各用火光發出信息，剛一見面火光立隱，更不再見。由斜刺裡趕去至多二三十丈光景，照對方這樣快法，除卻有意相待，蹤跡已泄，想避也避不開，否則決追不上，何況此時，又有一點耽擱，低聲笑諾，自將面具取出套上。那特製皮套加上風鏡越發風雨不透，二次衝風前進，果然容易得多。

三人均覺方才防人看破，未戴面具，白受許多寒風冰雪侵襲，忘了深夜之間怎會有人，結果發現兩人，反要戴上，豈不可笑？南曼開口想說，被文嬰拉手止住，由斜刺裡橫斷過去，路更險滑，中間還隔著一道河溝。三人急於追趕，那兩個持燈飛馳的人過時由一陡崖上面急駛而下，等到發現前途有一深溝，人已快到邊上。總算南曼在前，首先警覺，本領又高，忙將雙腳朝崖口邊上，用力一蹬，施展輕功斜飛而下。

鐵、晏二人聞得前面驚呼，也自警覺，一同縱落，飛馳過去才得無事。否則以三人的功力，雖不至於送命，事出意外，走得正急，失足輕傷也所難免。

再往前兩三丈便到正路，鐵笛子笑說：「方才好險。」文嬰接口道：「險倒無關，倒是南姊過時喊了一聲，恐怕已被前面兩人聽去，我們還要仔細一點才好。」

鐵、南二人均黨文嬰非但本領甚高，別的也必來得，否則這樣美貌的少女，師父決不許其一人下山隨意往來江湖之上。就說女扮男裝，聲音笑貌到底不同，稍微留心的人仍可看出，便她本人也是十分自信，心高好勝，老想人前顯耀。

自從上路之後偏是這樣顧忌，彷彿前有大敵，隨時隨地均在戒備，惟恐狹路相逢，被人看破神氣。開頭疑她來路途中吃了人家的虧，雖然逃避得快，未遭毒手，事後想起卻是膽寒。也許敵人力強勢盛，雖有三人合力也非敵手，恨不能趕緊將那難關闖過，才會這樣謹慎小心。

後來仔細查聽她的口氣卻又不像，並非怯敵，偏又怕人看破，實在不解，問她又不肯說，聞言剛把南曼一拉，不令多問，文嬰已自看出，笑道：「二位哥哥姊姊莫當我是真個怕什敵人，這裡面暫時實有說不出的苦楚，到了前途自知底細。我也不會隱瞞，萬一途中遇見可疑人物，還望暫勿動手，由小妹上前問明底細再作道理。」

「我知師兄南姊身邊帶有兩種信號，一是師父特製角哨，一是各式旗花和那燈筒，這兩樣東西由新桃源來時崔師姊曾經交我帶在身旁，以防萬一之用。如其有人將我引開，請不要跟去。來人我也未必相識，如有不測，我將這兩種信號隨便發動，再往應援也不為遲。照此行事我便可以交待過去，不致違背師恩遺命，負人之托了。」

鐵、南二人一聽，料知此與乃師有關，回憶昔年文嬰之母黑衣女俠晏魂之妹晏霜娥的身世經歷，便明白了幾分，文嬰從的又是母姓，全都醒悟。

這類事對方不說自然不便多問，剛剛同聲笑答：「我們怎會多心，必照文妹所說行事，但是人心險詐，我們強仇大敵又多，請文妹多留點心便了。」

文嬰聞言方答：「師兄師姊真好，其實我也不想瞞人，不過暫時還有礙口之處而已。」

話未說完，忽聽來路一株大樹後有人笑說：「人家都走遠了，還不快追！」三人一聽語聲來自下風一面，說得這麼真切，又是一個女子口音，大驚回顧，只見來路林中暗影裡有一黑影，略閃不見，對方動作極快，自己又正向前急馳，一來一去相隔越遠，照那人的身法決難追上，方想，又遇見一個腳程快的，遙在前面又有火星出現，連閃兩閃。

三人聽出身後那人似不懷有惡意，文嬰又想起昨夜所遇異人，越發心急，見鐵、南二人還在遲疑，忙道：「小妹現在想起一事，左右兩難，如其所料不差，仍以見他為是，否則這位老前輩不會暗中跟來向我提醒。這便是昨夜所遇那位異人的口音，方才兩點火光定是那兩個該死的賊子，非但不想避他，最好就勢除去，多少也可出口惡氣，請快追吧，能夠追上才好呢。」

說時遙望前途，火星明滅閃動，這次竟不再隱，只是一前一後相隔頗遠，內中一處並還偏向道旁林野之中，彷彿立定相待神氣。

文嬰氣道：「此時我已想起，定是昨夜異人所說那兩個萬惡的狗賊無疑。我真粗心，只願防備孫莊那人看破，忘了這兩賊的外號。師兄說他腳穿雪具，一點不差，想是我在孫莊露了形藏，不知怎會被牠曉得，暗中掩來，尾隨在我們身後。照此情勢，我們蹤跡早被看破，正不知何故，見人之後不敢對面，又自溜走，想不出個道理。」

「這時忽在前面相待，多半誘敵之計。這兩個仇敵雖只昨夜聽說，不曾見過，只知他那本領和現在所用雙地煞、小流星的外號和那一手毒藥暗器，但他父母師長均是兇人，行蹤尤為詭秘。既然停步相待，必有拿手，我們還要留點神呢。」

說時三人業已順坡而下，一路飛馳，看出最前面一點火星似往後面會合，飛馳上一段忽然不見，最近的一點仍在原處閃動，但是前往決非正路，偏在道側，相隔還有七八丈。

文嬰因仙人掌又重又大，解開應用比較費事，業早取出，分持手內，包袱斜掛肩上，心情也頗緊張。方說：「這廝毒藥暗器厲害，師兄師姊兵器怎不取出？前面就到，我們走慢一點，天黑路滑，莫要上他的當。」

鐵笛子到底久經大敵，途中留神，看出側面肢陀起伏，不像有什平地，二女幾次想要穿近，由斜刺裡穿過，均被攔住，說：「如非有這一片斜坡，黑地裡我也想它不起。這一帶原是一片亂葬岡，肢陀最多，決非用武之地，就有埋伏也不應設在那裡，我們並不怕他暗算，只防受他愚弄，等我看準形勢再定。」

二女只得罷了，及至趕到當地，和那火星停處已成平行，文嬰又想改道縱去，鐵、南二人剛同走不幾步，南曼方說：「這火光

如何不見閃動，與方才所見不同，莫非人溜了吧？」

鐵笛子已將二女攔住，接口笑道：「文妹且慢，我們上了狗賊的當了。此是疑兵之計，人早離開，只為來路一面林木較多，地勢傾斜，我們走得太急，隔著大片疏林，天又有風，彷彿燈光不住閃動明滅，其實在火光初出現時賊黨業已逃走，有心叫我們多走冤枉路，以防追上。風勢一止，他放在那裡的燈光自然不再閃動，你如不信，無須往看，相隔五六丈我用一個雪團便可打滅，有無賊黨埋伏就知道了。」

二女還在將信將疑，鐵笛子的手法本是百發百中，打得又遠又准，早將地上積雪抓起一團捏緊，搶前兩步猛力擲將過去，火光立被打滅。又連拋擲了兩團，笑罵道：「這廝真個可惡，前面雖無埋伏，路卻險滑已極，還隔著兩條雪溝，他逃也罷，還要巧使我們多費點事，真個可惡。我料這廝也許由大王墳附近便在暗中尾隨了來，照此情勢理應一場惡鬥，不知怎會費了許多事，冒著寒風尾隨奔馳了這一大段，雙方還未對面便自溜走，莫是文妹所說那位前輩異人突然現身將他嚇走了吧？」

文嬰想起乃師臨終所交的那張遺囑，早就悲憤填胸，只是不曾露出，聞言雖覺有理，仍不死心，仗著貼身皮衣刀劍不透，只將兩眼風鏡護住便可無害，手中仙人掌又是專防鏢弩之類的利器，正和南曼商量，欲往察看。

鐵笛子見她先前怕人看出，忽又如此激昂，知道方才所料不差，笑說：「要去都去，看那燈火是否特製也好。」

忽見前面似有火光映照，心疑敵人還有埋伏，恰巧旁邊有一雪堆頗高，縱身上前一看，不禁好笑起來。二女也自趕上。原來前面對頭懸燈之處乃是一株枯樹，禿乾枯枝本來雪積不住，再被狂風一吹，上面積雪多半吹落，下面又是一片凹崖，崖腳空著一大片，點雪俱無，卻有不少枯草，堆在凹中，離開上面深達丈許。

土溝甚寬，逃賊的燈便掛在樹上，相隔太遠，雖只見到一點火光，內裡想是油膏所制燈蕊。火力甚強，被雪團打落下去。恰巧墜在下面那片枯草之上，當時引著，燈筒中的油膏也被火燒熔，於是將崖腳未被雪壓的一片枯草全數點燃，崖上下全被照亮，哪有人影！

二女方覺鐵笛子所料不差，忽然遙望天邊似有豆大兩粒火星，又似前後會合，互相閃得一閃更不再見，料知賊已逃遠，這樣黑天雪地決難追上，再用燈筒照見二賊所過之處，均留有兩條雪痕攙印，內中一條正是去往懸燈之處，但是未走回路，一算途向，與前途準備投宿的黃茅村一在正南、一在西北，略一商計也就拉倒。

晏文嬰先未想到平日時刻在念的深仇大敵會在這裡狹路相逢，如其事前得知，稍微留意，便不致被他滑脫。再一想起昨夜那位前輩異人曾說，雙地煞、小流星就要尋你，殺母之仇遇時不可放過，更要留神狗男女的凶毒，不與鐵、南二人相見同行同止不可上路之言，一時疏忽，只顧防那另外兩人，意將此事忘個乾淨。

從來機警仔細，竟會這樣粗心大意，越想越恨，無奈仇敵業已逃遠，為了天黑路滑，走了半夜才只四五十里，彼此都有一點饑渴，就是不尋宿處，也要覓地飲食。鐵、南二人看出她悶悶不樂，再一勸解也就罷了。

鐵笛子隨將燈筒取出，朝西南方空中亮了幾亮。文嬰知是招呼黑雕的信號，忙說：「聽大姨說，此雕天山特產，從小便經恩師和師兄師姊養訓練，非但猛惡靈警，目力更強，能在黑暗之中察看地上動靜，更能隱身高空暗雲之中，連經許多時刻飛翔不倦。我們雖與狗男女去向相反，相隔並不甚遠，此雕空中飛行晃眼追上，它又深通靈性，能夠分辨敵人，師兄可否將它喊下，請它代小妹察看仇人蹤跡麼？」

鐵、南二人笑道：「我們心意也是如此。可惜二賊去路相反，天又大黑，不知是否藏起。只要前途沒有二賊藏身之處，此雕必能尋見。」

三人正說之間，遙聞空中起了極輕微的異聲，南曼笑說：「大黑來了。」

文嬰抬頭一看，西南方高空中似有兩點金星同時隱現，南曼業已搶過鐵笛子手中燈筒朝那金星來路晃了兩晃，異聲立止，緊跟著星光也自隱去，方想，此是雕的雙目，聽說此鳥金眼電射，約有小酒杯大小，夜間更亮，老遠都能望見，此時相隔越近，飛得又快，如何反看不出？

猛瞥見南曼一聲低哨，縱身一躍兩丈搶上前去，同時目光到處，一片黑雲已由暗影中自空飛墜，正朝南曼當頭壓下，跟著又聽一聲低嘯，與方才所聞異聲相同，知已降落，忙和鐵笛子趕將過去。還未近前，忽見兩團金光遠射數尺，正對自己一面，地上立現兩團亮光，同時看出南曼左膀又腰而立，那只半人多高的金眼大黑雕正停在她時環之上，南曼手伸腰間糧袋之中，正將方才向鐵笛子討去的乾肉塊取出，拋向雕的口中。

見面一問，才知那雕靈警非常，因其身形高大，飛將起來兩翅橫寬，長達丈許，知道主人不願它驚人耳目，又恐無意之中受了仇敵獵人的暗算侵害，目光又強，所以飛行起來，除卻現身應敵，全部高升雲空。就是夜間接到主人信號，由空降落，老遠望見翔空飛來，快要臨近，也是先作低嘯，然後看準地方，雙目微閉，將目光隱去，方始和箭一般，兩翼一收，朝著主人這面飛投下來。

自從鐵、南二俠二次下山帶它出來，五六年内常人誰也不曾見到它的真相，也尋不到它的蹤跡。鐵、南二人所發信號又是附近有敵的表示，所以來得更隱秘神速。文嬰先雖聽說，還不知道如此靈巧，見它顧盼之間那麼威猛，對這兩個主人固是親熱已極，便是自己和它才第一次對面，也是那麼馴善，試探著稍微撫摸它的毛羽，竟將雕頭伸出，朝自己胸前挨蹭，表示親熱。

及至討了兩塊肉去喂它，也是先用它那鐵嘴的尖嚙去，到了口裡方始仰頭大嚼，輕得使人無覺。那兩條短腿真和小樹幹一樣，又粗又壯，握將上去其堅如鐵。兩隻鋼爪比人手還大得多，伸手一試爪尖鋒利如鉤。這時輕輕虛抓在主人時鸞之上，動作之間仔細已極，彷彿惟恐傷人神氣，不由又驚又愛，贊不絕口，笑問二人：「見了別的同伴是否如此？我和它初次相見，這樣威猛之物怎會這樣親熱馴善？」

南曼見她拿著燈筒照了又照，處處顯得天真稚氣，笑答：「文妹，你只當是此時初見，哪知這東西心靈眼尖，當你日裡動手時它早看出你的來歷，你又戴了面具，拿了仙人掌，當然一見而知是我們的至好姊妹，你又那麼愛它，自更和你親熱了。」

說時，那雕已將肉塊吃了不少。鐵笛子笑說：「你那一袋於糧，昨夜南妹業已失去，且到前面為你想法，或是把我們的於糧分些與你。方才還有兩個敵人要去查探呢。」

說罷朝著西北方打了一陣手勢，又指了兩指，南曼左膀一抬，那雕立時就勢騰高一丈多高，方將兩翅展開，略一閃動，便自沖霄而起，晃眼直上高空，方始露出兩點豆大星光。文嬰估計離地已高，正在連聲奪取贊，那兩點星光忽然由大而小，再一轉眼便自不見。

初飛起時滿地風聲，扇得附近一株大樹上面的冰雪嘩嘩亂響，所有枝柯一齊震撼，殘冰碎雪飛舞如雨，聲勢甚是驚人。